

# Art021年年焕新的背后 是年轻力不断“破圈”做大了平台

◆ 朱光

今年举办到第十三届的“Art021”以“021”电话区号为标识,从上海出发,面向21世纪的国际、21世纪的艺术、21世纪的年轻人。年轻力,始终是其源动力、竞争力、凝聚成其整体实力——其年年焕新的本质就是:以年轻力推动美好生活,随大社会不断“破圈”。

今年,Art021新增了SVIP时段,定向邀请专业藏家,精心预览。瑞士藏家乌力希克,艺术机构如龙美术馆、和美术馆、外滩美术馆、余德耀美术馆的代表,以及十多个海外藏家团,包括来自泰国、印尼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的藏家,呈现出亚洲当代艺术市场的增长规模及其潜力。

藏家来得多,是因为他们关注的画廊和青年艺术家增多。年轻的新势力,构成了今年的141家参展商,分别来自22个国家及地区、55个城市。而80、90后藏家也在崛起,VIP藏家中,这两个年龄段占据六成以上。

而如今的规模,显然是13年前三位创办人——周大为、应青蓝和包一峰没有想到的,但是他们的初心始终贯彻至今未变,就是解决一个问题——让国际文化大都市上海,拥有一个年轻化的国际当代艺术品交易平台。如今,这个“平台”已经成长为“国际艺术品交易月(周)”,每年11月以Art021和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为两大展会主轴,以Citywalk为方式的城市文化漫游,也是“文旅商体展促消费”的重要一环。

围绕“一个年轻化的国际当代艺术品交易平台”,三位创始人2013年在北京的某个下午一起喝咖啡时,是从这三个问题出发的——

1.为什么世界级画廊不到中国来?

2.为什么中国的画廊不够专业?

3.朋友想买艺术品,到底应该去问谁?

三位来自不同背景,但有着共同的艺术品收藏爱好的朋友之间的探讨,也是他们三人的资源整合,赋予了Art021的独特性:始终破圈。艺术史专业的周大为19岁就入行藏家圈,活跃于加拿大以及中国香港,长期关注艺术品交易生态。应青蓝则浸润于奢侈品与传媒业,深谙如何扩大影响力。包一峰是活跃于上



进博会期间推出的“文化艺术品交易的增值税优惠政策”,鼓励更多流失海外的文物回流。《上海市浦东新区文物艺术品交易若干规定》是全国首部社会文物领域地方性法规,明确了文物临时进境“6个月×N”制度。“6个月×N”制度是国家文物局在改革试点中,授权上海实施的全国唯一的自贸区保税区内文物进出境创新制度,即可以6个月为单位连续申请文物临时进境延期复出境——如此,同一件宝贝可以在境内参加多个展览……

市民尤其是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早已从穿衣打扮拓展到家居装饰。做个家居博主,也很容易成为具备带货能力的一类网红。艺术品,不仅仅是家居装饰的一部分,抑或家居用品本身也是一种潮流艺术。因此,参展观众也不断被潜移默化地成为藏家;展览也拓展出潮流家具板块。

而一个个展览,也是一个个Citywalk的“点位”,连点成线、集线成片……秋季煦日里的城市文化漫步惬意而丰盛。

当代艺术收藏在海外的历史逾百年,而在中国也是21世纪之后才渐渐风行起来,自然在每一个环节上,都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。而年轻力,是其中颇具能量的引擎。年轻力其实也是中国美术崛起的根本动力——当年创办上海美专的刘海粟也就19岁;创办杭州艺专的林风眠25岁。我们自课本“认得”他们时,他们都一头白发——所以我们以为他们都是“老头子”。其实他们在审美上乃至社会认知上“破圈”之际,也都是年轻人。年轻力不仅仅是年轻人才拥有。周大为表示:“年轻是一种态度,是哪怕八九十岁依然葆有一颗好奇与探索的心。”

年轻力的本质,其实就是——永远在调整。Art021换了场地要调整、新增展商要调整、政策更新后要调整、消费趋势变化后要调整……

调整到如今,Art021和全年龄段的观众与藏家,一起参与了城市文化与美好生活的共创与建设。

扫一扫  
请关注  
“新民艺评”



夜光杯·左联  
青年写作计划

第24届  
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 
THE 24TH CHINA SHANGHAI  
INTERNATIONAL ARTS FESTIVAL

艾伦·吉尔伯特、约书亚·贝尔与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音乐会

开场的现代作品很抓人眼球,乐手们边拉边喊边跺脚,形成贯穿全曲的节奏感,让我深切感受到这是真的“不眠”之海呀。下半场的德沃夏克第七交响曲彻底征服了全场。整个乐团仿佛被注入了灵魂,每个乐手状态都很投入。指挥的处理也很精彩,在一些地方略显夸张的音乐处理毫不浮夸,反而让音乐更有波西米亚味了,奔放摇摆。圆号与单簧管的独奏很温暖饱满,定音鼓也很棒。返场《茉莉花》是温柔的意外,但也是最恰当的句号。你能清晰地感受到这是一个充满活力、用心交流的乐团。

——邝思颖(复旦大学)

尼古拉·卢甘斯基钢琴独奏音乐会

很喜欢下半场的德彪西版画集,尤其是第一首《塔》。如果说,之后两首运用颤音来模仿管弦乐的绵延,是“以离散的琴键追寻一种声音的连续性”,那么《塔》乃至德彪西的整个钢琴世界的核心恰恰在于发掘并发展钢琴自身那“离散”的天性。

我仿佛看到了一幅水墨画,特别的和声创造出了奇特的色彩,非凡的触键营造出笔墨的浓淡,精妙的节奏和层次,构造出了一种独属于东方的、可游可居的意境空间。肖邦、李斯特、舒曼的作品使我们惊叹,而德彪西的音乐更能让我沉醉。

——石广皓(上海交通大学)

柏林剧团《三分钱歌剧》

迷宫一般的黑色立体脚手架塞满了整个舞台,角色在其中或爬上爬下,或站立独唱,让整个剧处于一种运动和雕塑的平衡之中,节奏变化舒服。如若追问脚手架设计的意义,会得到吸人眼球,塑造下水道似的肮脏环境,反映社会复杂格局等答案。但我愿停在原地,或许脚手架的存在并无意义,但其所带来的幽默与趣味成为观众的记忆点。我们总是寻求太多意义,却忘了看戏演剧就是为了乐趣,精神共鸣和捧腹大笑是同样的重要。

——白耘赫(上海外国语大学)

晋城市上党梆子剧院 上党梆子《大汉母子》

《大汉母子》作为一部新编历史剧,其雄心不止于复述,而在于“重读”与“重构”。该剧在美学上以符号叙事。时而高亢时而低哑的上党梆子是人物幽微内心世界的听觉外化。服装则承担了视觉象征功能,从质朴的蓝到浓郁的紫,外化了吕雉从“阿娘”到太后的心理与身份变化。全剧尖锐地探讨了亲子间围绕“为你好”的斗争。尤其少见的是剧本成功解构了传统宫斗中非黑即白的女性对立。它借吕戚二人的最终对峙,将悲剧的策源者——“始终缺席的男人”刘邦,推向台前。

——张嘉颖(华东理工大学)

比利时偷窥者舞团《舱中谜事》

《舱中谜事》无意于讲述一个线性、清晰的故事,而是构建出了一个介于现实与梦境、秩序与失序之间的“舱内世界”。墙壁的晃动、灯光的闪烁、身体的痉挛,都像潜意识的一次泄漏失序;而舞者对身体极致的控制——如模拟晕船时的失衡、恐惧时的颤抖、被操控时的僵硬——将无形的精神压力具象化为可见的肢体语言,形成一种“心理空间的肢体性外化”。虽然这里并没有确定的人物关系和情节,但我们真切地成为一种情绪共同体,真和美就在这样的模糊中流动。

——伍怡霖(华东政法大学)

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委约、联合制作皮娜·鲍什 1978 重现版《交际场:回响1978》

《交际场:回响1978》的舞台上,时间拥有了可触的质感。不是线性的流逝,而是一种立体的、可逆的、同时存在的存在。

从二十余人到九人,那些空缺的位置不是遗憾,而是邀请,邀请观众用想象填补、重构。这种缺席创造了一种奇特的张力——舞台上越空旷,情感的容量越充盈。衰老的身体在此却拒绝被浪漫化。它们诚实得近乎残酷:颤抖的手臂、迟缓的转身、需要助力的跳跃。但正是这种诚实,赋予了表演难以言喻的尊严。

1978年的动作在2025年的肌体中产生新的和声。

——陈彦霖(上海体育大学)

「夜光杯×艺术节」短评精选